

韩非子生平和《韩非子》

韩非子是战国后期韩国诸公子（诸公子的意思是君主的没有君位继承权的儿子），姓韩名非，子是中国古代的尊称，略相当于先生的意思。韩非子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也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当时，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以后，已经成为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而韩国处在秦、赵、魏、楚的包围之中，兵弱地削，日渐式微，沦为七雄中最弱小的国家。

由于韩国地处要害而又国小力弱，秦国对韩国采取了又拉又打的手段，一方面与韩国结盟，在韩国受到别国攻击时给予一定的援助；另一方面，又不断出兵进攻韩国，蚕食韩国土地。韩国虽然曾联合其他诸侯，对秦国发动过数次进攻，但都无可奈何地失败了。

正是在这样一种局面下，韩非子登上了政治舞台。韩非子早年在荀子门下求学。荀子名况，又称

荀卿、孙卿，是一位带有法家思想倾向的儒家学者。荀子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名望，秦国丞相、后来辅佐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李斯也是荀子的学生。

韩非子完成学业后，回到了韩国，打算挽救韩国于危难之中。但韩王对他心怀疑忌，不肯任用，而守旧大臣们都反对实行变法。韩非子空怀报国大志和满腹才华，只能在悲叹生不逢时之余，闭门著书立说。

据史载，韩非子口吃得厉害，不善言辞。但他的文章却辞锋犀利，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韩非子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理论和实践，并广泛地吸收了其他许多学派的观点，创造了以法、术、势为中心的法家学说体系。

韩非子不受任用，却在秦国遇到了知音。韩非子的著作传入秦国，被秦王读到，秦王对他的《孤愤》、《五蠹》等篇章极为赞赏。但秦王并不知道此书的作者，以为是古人的著作，感叹地说：“啊！我要是能与此人同游，那死了也没什么遗憾了。”

李斯与韩非是同学，当然知道这回事，对秦王说：“这是韩非子写的书，韩非子现在就在韩国。”

秦王得知这个消息，立即发兵攻打韩国，希望能得到韩非子。韩王安一向对韩非子怀有疑忌之心，所以不肯任用，到这时迫不得已，派遣韩非子出使秦国，希望韩非子能够阻止秦王攻韩。

韩非到达秦国，立即给秦王上书，阐述了秦国应当保存韩国的理由：

“韩国侍奉秦国，已有三十多年，鞍前马后效劳。秦国只要出兵攻打别国，韩国总是紧随在后，韩国因此招致天下的怨恨，秦国则得到了莫大的利益。而赵国，自始至终都在聚集军队，重用那些计划联合别国来攻打秦国的谋士。秦国要是不理睬赵国，却要除掉象属臣一样的韩国，那么天下国家都会明白赵国的做法是对的。

“韩国虽然是个小国，但它屡屡遭受周边各国的攻击，上上下下同心同德，整修武备，积聚钱财，时时准备抗击强敌。秦国要是攻打韩国，一年之内未必能攻得下来，那么秦国兵困力疲之时，各国就会联合起来，对付秦国。那时秦国不但战胜不了赵国，连韩国也失去了，只好退兵固守函谷关。这个结果，同当初想吞并韩国的用意相差太远了。就算陛下万寿无疆，也难等到兼并天下的日子。

“我给大王献上一计：先派人出使楚国，用重金贿赂楚国掌权的大臣，使楚王相信，是赵国想欺负秦国；再给魏国送去质子，魏国就不用担心秦国来进攻了；然后秦国联合韩国去攻打赵国，就算赵国能得到齐国的帮助，那时也无能为力了。平定了赵国和齐国后，只需一封书信就能解决韩国。剩下的楚国、魏国也就不足为虑了。

“战争本来就是很危险的事情，不能不谨慎。秦国与赵国抗衡，加上齐国为敌，现在又丢弃韩国，而对魏国和楚国，也没有设法与它们联合，万一攻打韩国而不能获胜，就会面临灾祸了。事情的成败，取决于计谋，不能不慎重考虑。赵国和秦国孰强孰弱，今年就可决定了。希望陛下仔细地考虑我的计谋，否则，秦国出兵攻韩而让那些合纵对付秦国的国家钻了空子，后悔也来不及了。”

韩非的这长篇大论看似处处为秦国着想，但他的根本目的，却是要挑动秦国去斗赵国。当时秦国吞并六国的野心已经昭然，而六国中，近年来只有赵国一再挫败秦国的进攻，前后有廉颇、李牧等名将，多次打败秦军。尤其是李牧，在赵括大败、赵国四十万精兵被秦将白起坑杀、赵国元气大伤之际，仍能抗击强敌，连获大胜。在这种情形下，秦国和赵国形成了一种均势，但毕竟秦强赵弱，因此，秦国虽然连败，仍保持进攻姿态，而赵国则无力反攻。

韩非希望，秦国暂且放弃韩国，而去进攻赵国，再鼓动别国

援助赵国。秦国即使不败，也不能取胜，相持不下时，韩国便有了喘息之机。等到秦赵双方精疲力尽之时，必可从中渔利。

但韩非的这番打算却被李斯看破，李斯认为，韩国之所以臣服于秦国，不是出于道义上的原因，而是畏惧秦国的强大，实际上是秦国的心腹之患。如果秦国攻打赵国，齐国就会支援赵国，而韩国则会勾结楚国对秦国不利，其他诸侯也会响应，当年六国合纵进攻秦国的历史就会重演。韩非这样做，决不是为了秦国，而是为了韩国。

李斯主张，秦国应用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韩国屈服，然后由李斯出使韩国，诱使韩王来会见秦王，趁机扣下韩王，由韩国用土地来赎。随后再用外交手段，迫使各国屈服。

秦王采取了李斯的计谋，派李斯出使韩国。但秦国曾有过扣留楚怀王的先例，韩王如何能再上这个当。所以，无论李斯千方百计威胁利诱，韩王都不上当，李斯只好回到韩国。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前一时期，赵、齐、燕、楚四国曾联合起来，打算向秦国发动进攻，秦王震恐，幸有大臣姚贾自告奋勇出使四国，拆散联盟。秦王给了他大量金银财宝，作为活动经费。姚贾在外活动了一年，结交各国掌权的大臣，予以重贿，四国果然翻脸成仇，联盟不复存在，姚贾受到秦王重赏。

但韩非子却深恨姚贾，因为他本希望趁着四国攻秦的时机，可以使韩国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但这一切均被姚贾破坏。韩非于是进见秦王，把姚贾的老底揭了一遍。原来，姚贾是大梁城一个看门人的儿子，曾在魏国做过盗贼，后来在赵国做官时，又被赵国驱逐。韩非又攻击姚贾以秦国的财富，凭借秦主的威望，去和诸侯私下结交。

秦王为自己重用这样一个出身卑贱而又不忠的臣子感到羞愧，将姚贾召来怒斥。但姚贾不慌不忙地为自己辩解，列举姜太公、管仲、百里奚等出身卑微的名臣，证明出身并不能说明什

问题。接着历数自己解散四国联盟、使秦国免受攻击的功劳。秦王这才回心转意，而对韩非子的动机产生了怀疑。

自从韩非子来到秦国，李斯就担上了心事。作为过去的同窗，李斯知道韩非子才能在自己之上，如果韩非子得到重用，自己不免将居于人下。而且，李斯完全敢肯定，韩非子的最终目的，是要保存韩国，削弱秦国和其他诸侯。因此，不管是为公还是为私，李斯都对韩非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攻击。

秦王之所以要得到韩非子，就是打算委以重任。但李斯、姚贾和其他一些大臣不断地攻击韩非子，而且，种种迹象表明，韩非子确实要对秦国不利。秦王一怒之下，将韩非子投入狱中。李斯等主张立即将韩非杀了，免生后患。但秦王终究舍不得，没有答应。

李斯又生一计，派人给韩非子送去了毒药。韩非子入狱后，就知道大事不好，为了不再受辱，韩非子仰药自尽。但秦王不久又后悔起来，派人去释放韩非子，但韩非子已经死了。三年后，秦国灭韩国。

后人把韩非子的著作搜集整理，汇编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韩非子》一书。《韩非子》今存五十五篇，其中第一篇《初见秦》，相传是韩非使秦时第一次给秦王的上书。但从其内容来看，与韩非子在《存韩》等篇中表现出的倾向有较大差异，故今人多以为不是韩非子所著。

《韩非子》一书的主要内容，是在广泛地吸取了当时各种学派的观点，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理论和实践，创造了以法、术、势为中心的法家学说体系。

韩非子强调法治，坚持以法为治理天下的原则，强调执法必须严格，反对儒家所提倡的以仁爱治天下的学说。韩非子还主张变法，认为法制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针对不同的社会现实，制定出相应的法令，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法治的目的。

用术，是韩非子所强调的另一个内容。所谓用术，就是说国君应该用各种手段来控制臣下，防止有侵害国家和君主利益的事情发生。法是公开的，由臣下制定、遵守、执行；术则是隐蔽的，由国君掌握。君主如果没有术，就会在上面受蒙蔽。

除了法治和用术之外，韩非子还主张国君要善于处势，即运用国君的权势去行事。国君的地位至高无上，是由于他所拥有的权势决定的。如果国君善于运用权势，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不善于运用权势，则往往徒劳无功。

除了对法术势的论述外，《韩非子》中还讨论了一些哲学问题，如《解老》、《喻老》篇中都对《老子》中的一些哲学命题作了深入探讨，在《唯势》中还提出了“矛盾”这一哲学范畴。

另外，韩非子在论述政治、哲学思想时，往往举历史事件为例，以说明问题。因而在《韩非子》中保留了大量的历史故事，这都是研究先秦历史的宝贵材料。当然，先秦诸子们引述历史事件时，往往随意改造，以符合自己的需要，《韩非子》也不例外。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目 录

竖谷阳进酒害主	(1)
唇亡齿寒	(4)
楚王无礼辱自身	(9)
晋平公好音误国	(11)
智伯瑶贪愎灭族	(14)
秦穆公智破戎王	(21)
齐桓公不听忠言	(24)
颜涿聚犯颜强谏	(29)
韩宣惠王不量力	(32)
曹共公无礼致祸	(35)
郑武公使诈灭胡国	(39)
宋富人智子疑邻	(41)
弥子瑕失宠获罪	(43)
卞和断足献玉璧	(45)
春申君宠妾杀子	(49)
齐庄公因奸杀身	(51)
孙叔敖善请封地	(54)
蔡桓公讳病忌医	(56)
子罕不以玉为贵	(58)
王寿焚书	(60)
赵襄子学习驾车	(61)
楚庄王一鸣惊人	(63)

圣贤智谋

楚顷襄王欲伐越	(65)
战胜自我最重要	(67)
商汤假意让天下	(69)
甘茂一身兼二职	(70)
宋太宰妒贤忌能	(72)
齐桓公不救邢国	(74)
伍子胥计退追兵	(76)
庆封逃难到越国	(78)
秦康公筑台招兵	(80)
楚王假意救宋国	(83)
魏文侯借道攻中山	(85)
鸱夷子皮与田成子	(87)
率土之滨皆王臣	(89)
缪留谏两用大臣	(91)
绍续昧醉酒失裘	(94)
管仲知老马识途	(95)
不死之药	(97)
田骈欺骗成性	(99)
鲁公子宣于诸国	(101)
严遂不善周君	(102)
公乘无正探病	(104)
乐羊食子攻中山	(106)
秦西巴因罪获信任	(108)
曾从子相剑	(110)
编鞋织帽到越国	(112)
隰斯弥见田成子	(114)
杨朱过旅店	(116)
卫人嫁女窃夫财	(117)

中山君不辨是非·····	(119)
伯乐教人相駉马·····	(121)
狗眼不识换衣人·····	(124)
监止子买璞玉·····	(125)
老人笑勾践·····	(127)
三虱争地盘·····	(129)
恶贯满盈·····	(130)
楚子西钓名亡身·····	(131)
晋中行文子出逃·····	(134)
管仲鲍叔相提携·····	(136)
吴使犒师卜吉凶·····	(138)
楚人乘火打劫·····	(140)
楚军奇袭破吴军·····	(142)
魏文侯拒绝借兵·····	(144)
爱鼎与爱信·····	(147)
齐人巧谏靖郭君·····	(149)
叔向计救楚王弟·····	(151)
梦见灶与梦见日·····	(153)
张仪欲与齐楚战·····	(155)
叔孙豹宠奴害己·····	(158)
君子不言人之恶·····	(161)
三人成虎·····	(163)
董安于严刑治上党·····	(165)
游吉宽刑溺少年·····	(167)
齐湣王的仁与不忍·····	(169)
管仲止厚葬·····	(172)
卫嗣君以城换囚犯·····	(174)
赵王焚宫室明赏罚·····	(176)

圣贤智谋

吴起攻秦亭·····	(178)
越王敬蛙激励士气·····	(180)
南郭先生滥竽充数·····	(182)
申不害借兵·····	(185)
秦王不因小失大·····	(187)
韩昭侯禁牛入田·····	(189)
晋厉公小仁亡身·····	(191)
燕人浴狗屎·····	(193)
鲁三桓相互依存·····	(196)
狡兔尽则良犬烹·····	(198)
刖跪害夷射·····	(201)
郑袖之妒·····	(203)
费无极办酒宴·····	(206)
洗澡水里的石头·····	(208)
烤肉上的头发·····	(209)
楚商臣弑父自立·····	(211)
田成子夺齐·····	(214)
孔子执政·····	(217)
楚王为敌国立相·····	(220)
宓子贱治理单父·····	(222)
嫁女与卖珠·····	(224)
墨子的高超技艺·····	(226)
歌咏比赛·····	(228)
不可思议的微雕·····	(230)
神仙病死·····	(233)
画犬马和画鬼魅·····	(235)
田仲自食其力·····	(237)
虞庆论建筑·····	(239)

齐桓公伐蔡·····	(242)
吴起吮疮·····	(244)
晋文公返国弃旧·····	(246)
郑人故裤·····	(248)
车辄复车辄·····	(249)
郢书燕说·····	(250)
郑人买履·····	(251)
王登荐人·····	(252)
中山君的礼贤下士·····	(254)
齐桓公好穿紫衣·····	(256)
子产治国·····	(258)
宋襄公崇尚仁义·····	(261)
欲速则不达·····	(267)
韩昭侯行法治·····	(269)
晋文公攻原而得卫·····	(271)
曾子杀猪教子·····	(274)
楚厉王醉酒击警鼓·····	(276)
善为吏者树德·····	(278)
翟黄荐人受君宠·····	(281)
少室周荐徐子自代·····	(283)
齐桓公立仲父·····	(285)
箕郑忍饥存信义·····	(288)
阳虎事主·····	(290)
孔子食桃·····	(292)
费仲谏商纣王·····	(294)
齐宣王问匡倩·····	(296)
西门豹治邺·····	(298)
孟献伯任上卿·····	(301)

圣贤智谋

阳虎栽培人·····	(303)
赵武荐人·····	(305)
管仲过绮乌·····	(307)
齐景公问政于师旷·····	(309)
晏子谏齐景公·····	(311)
子路施仁义·····	(313)
姜太公诛杀贤士·····	(315)
孟尝君相魏·····	(317)
樛里疾计逐公孙衍·····	(320)
狗猛则酒酸·····	(323)
王子犯法庶民同罪·····	(325)
卫君以薄疑为臣·····	(327)
吴起休妻·····	(329)
晋文公行法称霸·····	(331)
秦昭襄王戒民谏·····	(339)
公仪休不受鱼·····	(341)
燕王哙举国让子之·····	(343)
齐宣王自计财务·····	(347)
狐偃、雍季论战·····	(349)
自相矛盾·····	(352)

竖谷阳进酒害主

公元前 575 年，晋国和楚国为争夺郑国，在郑国的鄢陵进行大战。当时，晋国是北方的大国，晋文公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曾经称霸中原。这时晋文公已死，在位的是晋厉公，厉公希望能继承和光大晋国的霸业，进取中原。楚国则是南方的大国，楚庄王也曾经称霸中原，现在在位的楚共（gōng，音恭）王同样希望再建霸业。而郑国则已从春秋初期的强国变为弱国，郑国所处的位置，恰好是在晋国和楚国中间，也是通往中原各地的中心位置。因此，无论是晋国还是楚国，都希望同郑国结盟。处在夹缝中的郑国，左右为难，既不敢得罪晋国，也不敢同楚国交恶，只好采取墙头草的办法，当晋国派兵来打时，便同晋国结盟；当楚国派兵征伐时，又同楚国订约。这样来回反复折腾多次后，晋楚两国都感到难以忍受。这一年晋国又发兵威逼郑国时，楚共王便率军相救。

这日黎明时分，两军大战，楚共王亲自率军冲

锋陷阵，不料激战之中，楚共王被敌军一箭射伤左眼。楚军不敢恋战，保护着楚王退了下来，晋军初战告捷，双方暂且收兵。

楚军司马公子侧口渴得厉害，连声催促部下拿水来。服侍公子侧的小奴才名叫竖谷阳，他知道公子侧喜欢喝酒，连忙倒了一碗酒来。公子侧平常好酒贪杯，喝起来没完没了，直到喝醉为止。他也知道自己这个毛病，行军打仗时从来不带着酒，这酒却是竖谷阳偷偷准备的。

公子侧接过碗来，闻到一股浓冽的酒香，忍不住便要喝，但随即想到这是在军中，说：“把酒拿回去，我要喝水。”

竖谷阳见公子侧欲喝又止，说：“将军，这不是酒，是我做的荷叶汤，您喝一碗没关系。”

公子侧本想不喝，但一来实在是太渴了，二来也抵挡不住酒香的诱惑，心想，只喝一碗大概没什么关系，一扬脖，将一碗酒喝得涓滴不剩，连声称好。

竖谷阳见公子侧拿着酒碗，似乎意犹未尽，捧过酒坛子，又倒一碗。公子侧想，再喝一碗，也不打紧，咕嘟嘟又喝了。竖谷阳倒一碗，公子侧喝一碗，喝得兴起，什么楚王晋军，全都忘得一千二净，惟恐酒不够喝。就这样，左一碗，右一碗，不过一顿饭功夫，一坛美酒就见底了，公子侧烂醉如泥，躺在地上，鼾声大作。竖谷阳见主人喝得尽兴，心里也很愉快。

再说楚王，虽然输了一阵，但楚军实力并没受到大的损失，他决定让公子侧率领楚军，再同晋军决一死战，便派人去召公子侧来商议军情。

竖谷阳正守在公子侧的军帐门口，见楚王派人来召公子侧，赶紧进去通禀。公子侧睡得正熟，口中兀自嘟嘟囔囔地叫着“好酒，好酒！”竖谷阳左摇右晃，公子侧就是不醒，竖谷阳急了，取来凉水，浇在公子侧头上，公子侧一惊醒，见是竖谷阳用凉水浇自己，不由得大怒，正待发作，竖谷阳赶紧禀报说：“大主要召见将军议

事。”公子侧不由得大吃一惊，酒醒了一半，连忙站起身来，无奈头脑发晕，双腿发软，身子一歪，又倒了下去，脑袋正好磕在酒坛上，坛碎额破，鲜血流了出来。

公子侧顾不得头痛，忙吩咐竖谷阳说：“你就说我心病发作，实在是动不了啦。”楚王派去的人回来如实禀报，楚王心里着急，亲自去看望公子侧，不料一走进帐房，就闻到浓浓的酒味，再一见公子侧的狼狈相，立刻明白公子侧不是犯了心病，而是喝醉了。

楚共王看了看公子侧，没有说什么，转身离去，回到王帐中，将其他将领都召集来，说：“今天和晋军的战斗，寡人自己都受了伤，现在所能依靠的，只有司马了。可是司马却醉成这个样子，他根本都忘了楚国的江山社稷，也不关心我的部下了。寡人也不想再同晋军打了。”于是下令收兵回国。并将公子侧斩首示众，竖谷阳则早已乘着兵荒马乱之机逃走了。

唇亡齿寒

虞国是晋国南边的一个小国，晋献公很想将虞国吞并掉，以扩大自己的版图，并打通向南发展的道路。但虞国地处山区，凭险而守，易守难攻，而且虞国南边还有个小国，名叫虢国。虢国知道，如果虞国灭亡，那么晋国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因此，虢国和虞国结成同盟，每当晋国进攻虞国时，虢国就出兵相助虞国。晋国攻了好几次，都是劳而无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晋献公碰了几次钉子后，认识到：如果能够拆散虞、虢两国的同盟，便可将它们各个击破。晋献公于是向虢国派去使者，以示通好，要求结盟，并希望虢国与虞国断交，否则的话，大军就会压境。

虢公并不糊涂，自然明白晋国的用意：只要虞虢两国断交，就会相继灭亡，若是两国联合，晋国虽然强大，也不能一举而吞之。虢公断然拒绝了晋国的要求，并将晋使逐了回来。

晋献公诡计不成，反取其辱，心中极为恼怒，就

要起兵去攻打虢国。但晋国和虢国中间，却隔着一个虞国，虞君肯让晋军通过虞国去打虢国吗？晋献公觉得毫无把握。

晋国的大夫（官名）荀息足智多谋，向晋献公献计说：“虞君是一个很贪心的家伙，国君如果把垂棘出产的美玉和屈产出产的宝马送给虞君，作为买路钱，虞君得到这两件天下至宝，一定会把路借给我们。”

晋献公听说要把这两件宝物给虞君，心里舍不得，说：“垂棘出产的美玉，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宝玉；屈产出产的宝马，是我用来驾车的千里马。要是虞君收下了我们的礼物，却不肯借路给我们，那可怎么办呢？”

荀息说：“晋国强大而虞国弱小，如果他们拿了我们的东西，又不肯借路，那就是他们理亏了，他们决不敢这样做的。如果他们接受了我们的礼物，把路借给我们，那我们的美玉就好比是从内府取了出来，收藏到外府；骏马好比是从内厩牵了出来，养在外厩。请国君不必担心。”

晋献公素知荀息富有智谋，料事从无不准，就同意了荀息的计策，并派荀息带上美玉和宝马来向虞君借路。

再说虞君，听说虢君连连逐走晋国使者，心中感激之余，又有三分埋怨，觉得虢君太鲁莽，没能利用这个机会同晋国达成一项和平共处的协议。晋使被逐，晋国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战火不久就会燃起。因此虞君日夜担心晋国大军压境，没想到晋军未至，却来了个使者荀息。

荀息见了虞君，先不说借路，却呈上礼物。虞国地狭物少，境内既不产美玉，也不出良马，虞君见到荀息送来价值连城的玉璧和世上罕见的千里马，心里乐开了花，一时间觉得晋国对自己真是太好，心下暗暗打定主意，不管荀息有什么要求，都要答应，以免玉璧宝马得而复失。

荀息见虞君一付魂不守舍的模样，知道计策已成功了一半，